

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Now



MARY HIGGINS CLARK

(美)玛丽·海金斯·克拉克/著

陈丽霞/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你 在 哪 里

(美)玛丽·海金斯·克拉克 著
陈丽霞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在哪里/(美)玛丽·海金斯·克拉克著;陈丽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04-09830-9

I. 你… II. ①玛…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564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WHERE ARE YOU NOW by MARY HIGGINS CLA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SIMON & SCHUSTE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你在哪里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30-9/1 · 2113

定 价 20.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或许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某种原因，我曾经读过的报纸或杂志上的某篇文章萦绕在我心中。我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男孩在 35 年前从他的大学宿舍里失踪了，但却每年往家里打电话，并且拒绝透露任何有关他离开的原因或是他现在身在何处方面的信息。

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始终盼望着在她离开人世之前能再见到儿子一面。

当某个情境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假如？要是……会在那么样？为什么？

我想，假如一个大学毕业班的学生 10 年前消失了，要是他只在母亲节的时候打电话，那又是为什么呢？

继而，我满脑子都在想“假如”、“要是……会在那么样”、“为什么”，就这样，我开始构思一本新的小说。

著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充满奇异的冒险经历。而这个经历，当然也只有我一个人置身其中。幸运的是我有编辑和朋友们给予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来自迈克尔·科达，资深编辑阿曼达·默里今年给予的支持。衷心地感谢迈克尔和阿曼达。

纽约市警察局退休了的中士斯蒂芬·玛伦和侦探理查德·墨菲为我了解警察办案流程和罪犯审查提供了很好的专家咨询。祝福和感谢你们，斯蒂芬和理查德！

感谢与我共事 30 多年的副编修总监吉普赛席尔瓦，感谢我的书评家利莎·凯德，我的经纪人萨姆·宾克斯，和我的读者们，艾

格尼丝·牛顿、纳丁·皮特利、艾琳·克拉克。

向始终支持我的家人送去无限的祝福和爱：我杰出的丈夫约翰·康希利，我所有的孩子和孙儿女们。我们确实很幸运。

最后，为我的读者们献上春天般的温暖和美满祝愿！我真地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本书，正如我很享受写这本书的过程。

写此书衷心地纪念我的好友：帕特丽夏·玛丽·赖克，“帕特”女士

你现在在哪里

在你的魔力的施展下，谁还在撒谎？——“克什米尔人之歌”

文字校对：劳伦斯·霍普

音乐：艾米·伍德福德－梵得

幽灵之船^①

从前,我听过那首歌
两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女孩
找不到像家一样的地方
夜晚是属于我的时光
生命二度巡回
厨房里的特权
弗农山爱情故事
寂静的夜晚,安睡到天亮
父亲的小女儿
在你居住的那条街上
在我说再见之前
我们还会团聚
安睡到天亮
你属于我
假装你没看见她
我快乐的周日
月光恍似你
寂静的夜晚
让我叫你亲爱的
幸运的人
记住我
我会一直看着你
我无处不在

① 小温德尔。

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阿纳斯塔西娅综合征和其它的故事
当我可爱的女儿睡着了
别再哭了,我的爱人
仍在守望
哭声划破夜空
摇篮倒了
一个陌生人在注视着
我的孩子去哪里了?

故事梗概

美国悬疑小说之后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女孩试图解开一个家庭悲剧之谜，引发了一场可怕的轩然大波。

21岁的查尔斯·马克杰(小马克)失踪已经有10年了。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班的学生，他即将毕业，并且已经拿到了杜克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离开他在曼哈顿西区上流社会住所的时候，没有对他的同宿舍同学说什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然而，他在每年的母亲节会给他母亲例行地打一个电话。每次通电话时，他都说自己过得很好，从不回答母亲提出的激动的问题，然后就挂断了。他父亲是一个公司的律师，在9·11事件中遇难了，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回家，还是与母亲维持着一年一次的电话联络方式。

马克的妹妹卡罗林现在26岁，是一个法学院的研究生，刚结束在一个曼哈顿民事法院的实习。她经历了两出家庭悲剧，她觉得自己在找到她哥哥之前，是永远也过不上安心的日子。她下定决心要调查清楚马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不现身。所以今年母亲节马克打电话的时候，卡罗林打断了他和母亲的谈话，跟哥哥说了无论发生什么，她都要找到他的想法。她的叔叔是个主教，叫德文·马克杰，第二天早上弥撒过后，在他的收集篮里面收到了一张潦草的字条，写着：“德文叔叔，告诉卡罗林千万别找我”。

马克隐秘的警告并不能阻止他妹妹的搜寻行动。她母亲奥利维很生气，卡罗林尊重正在与母亲恋爱的艾略特·华莱士，但他礼貌的反对仍未能改变卡罗林的想法。

卡罗林探求马克失踪事实真相的行动立刻将她卷入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危险和悬疑之中。马克所住的楼的监管员格斯·克莱默和莉尔·克莱默隐藏了什么秘密？马克的以前的舍友，极具魅力的俱乐部老板尼克·德马可罗、冷漠富有的房地产大亨布鲁斯·加尔布雷斯，他们知道马克失踪的事情吗？尼克跟丽莎·安德鲁斯的失踪有关吗，他失踪前最后出现过地方就是尼克时尚的俱乐部里？警察会相信马克不仅活着，或许还是一系列案件的杀手？一个绑架年轻女孩的凶手？一个残忍杀害他的戏剧老师、偷走与她上课的录像带的罪犯吗？

卡罗林竭尽全力地寻找她哥哥、探寻他失踪的事实，上演了一场与她身边的人进行致命对抗的斗争，因为这些人背后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玛丽·海金斯·克拉克共写过 27 本悬疑小说；三套短片故事集；一本历史小说《弗农山爱情故事》；还有一本回忆录《厨房里的特权》。她和卡罗尔·海金斯·克拉克是下面四本小说的联名作者：《圣诞之旅》、《圣诞大盗》、《你睡觉的时候，他能看见你》、《闪亮的圣诞节》。她的书仅在美国本土就销售了 8500 万本，她的书在世界各地都被列为是最畅销的书。

目 录

第 1 节	(1)
第 2 节	(6)
第 3 节	(8)
第 4 节	(10)
第 5 节	(13)
第 6 节	(15)
第 7 节	(17)
第 8 节	(20)
第 9 节	(24)
第 10 节	(27)
第 11 节	(34)
第 12 节	(38)
第 13 节	(42)
第 14 节	(46)
第 15 节	(51)
第 16 节	(56)
第 17 节	(58)
第 18 节	(60)

第 19 节	(63)
第 20 节	(67)
第 21 节	(70)
第 22 节	(72)
第 23 节	(81)
第 24 节	(84)
第 25 节	(88)
第 26 节	(91)
第 27 节	(92)
第 28 节	(97)
第 29 节	(100)
第 30 节	(105)
第 31 节	(108)
第 32 节	(111)
第 33 节	(113)
第 34 节	(115)
第 35 节	(118)
第 36 节	(119)
第 37 节	(121)
第 38 节	(127)
第 39 节	(131)
第 40 节	(134)
第 41 节	(136)
第 42 节	(138)
第 43 节	(140)
第 44 节	(141)
第 45 节	(145)

第 46 节	(147)
第 47 节	(153)
第 48 节	(156)
第 49 节	(158)
第 50 节	(164)
第 51 节	(166)
第 52 节	(167)
第 53 节	(170)
第 54 节	(172)
第 55 节	(175)
第 56 节	(180)
第 57 节	(182)
第 58 节	(184)
第 59 节	(190)
第 60 节	(191)
第 61 节	(200)
第 62 节	(201)
第 63 节	(204)
第 64 节	(212)
第 65 节	(214)
第 66 节	(217)
第 67 节	(220)
第 68 节	(224)
第 69 节	(225)
第 70 节	(226)
第 71 节	(228)
第 72 节	(230)

第 73 节	(231)
第 74 节	(234)
第 75 节	(235)
第 76 节	(237)
第 77 节	(241)
第 78 节	(242)
尾 声	(243)

第 1 节

现在正好是零点,意味着母亲节刚刚开始。我和母亲在我从小长大的萨顿广场的公寓里过夜。母亲在房间里待着,她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我们俩一起守夜。我的哥哥叫查尔斯·马克杰(小马克),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班的另外两个同学合住在一个公寓里,自从10年前他从这所公寓消失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也从那时候起,我和母亲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守夜祈祷。但是,马克会在每年的母亲节给母亲打电话问好。他跟母亲说,“不要担心我,总有一天,我会拿钥匙开门回家的”,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不知道母亲节这天的几点马克会打电话回来。去年马克是在零点后的几分钟后打的电话,所以我们的守夜相当于刚开始就马上结束了。两年前他直到母亲节最后一秒钟才打电话,母亲都快怒了,因为这意味着与马克短暂的联系马上就结束了。

马克应该知道父亲在9·11双塔楼悲剧中遇难去逝了。我很坚信,在那天,那样糟糕的日子里,无论他在做什么,他都会迫使自己回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是没有回家。在接下来的那个母亲节,他打电话的时候在电话那边失声痛哭,“爸爸的死,我真的感到很难过,很伤心”,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叫卡罗林,马克失踪的时候我16岁。我追随马克的选择,也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了。但与他不同的是,我后来去杜克大学法学院念书了,而他曾经被杜克大学录取了,但是他却失踪了。去年在我获得律师资格之后,我跟着下曼哈顿区中央大街上的一个法院的民事法庭法官实习,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我想在曼哈顿找一个区域律师助理方面的工作,但是还没有找到。

首先,我必须想出一个寻找马克的办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消失?他没有任何欺骗我们的迹象?他没带他的信用卡,他的车也在他公寓附近的车库里停着。停尸间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刚开始的时候,我父母有时候会被要求到停尸间辨认一些不知身份的男人的尸体,他们有些是从河里捞出来的,有些是被人谋杀的。

在孩童时期,马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好友。我认识的一半女性朋友都暗恋他。他是父母眼里最优秀的儿子,是我名副其实的好哥哥,他英俊、善良、风趣,他还是一个好学生。我现在对他是什么感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记得我曾多么爱他,但现在这些爱都化成了对他的愤怒和怨恨。我宁愿自己怀疑他已经不在人世,是有人在搞恶作剧。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这么想。几年前,我们录下了和他的通话,并以以前家里的录像进行声音对比,发现两个声音是一致的,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所有的这些让我和母亲都惶惶终日,父亲死前也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些年,无论去哪一家饭馆或是剧院,我都自然而然地用目光搜寻一遍,想着没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碰见马克。任何一个跟马克外形相像、有着黄棕色头发的人,我都会多看几眼,有时候会仔细地观察。我印象中不止一次我几乎都把人撞倒了,近距离一看却是个陌生人。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些,当我把电话声音调到最大的时候,我上床的时候,我要入睡的时候。刺耳的电话铃声就像是晴天霹雳,使我始终无法安然入睡。灯光照着钟上的表盘,现在是2:45。我一只手啪地放在床头灯上,另一只手紧抓着电话的听筒。母亲已经接起了电话,我听见她屏住呼吸、很紧张地说,“喂,马克”。

“喂,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他的声音底气十足,似乎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牵挂,我感到很痛苦。

他的声音又一次让母亲感到心碎,她哭了,“马克,我爱你,我要见到你”,她乞求着,“我不在乎你面临什么麻烦,你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都会帮助你的,马克,看在老天的份上,别在这么对

我,都已经10年了啊,求你了……”。

他的电话从来不会超过一分钟。我确信他知道我们会定位他的电话,现在也已经有这种技术,所以他每次总是用不同的预付费手机卡打电话。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呢?而现在为了在他挂断电话之前跟他说上话,我没有准备,仓促地说,“马克,我要去找你,警察和私人侦探都没能找到你,但是我不会失败的,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的声音很镇定、很坚决,但是随后哥哥的哭泣立刻把我推到了悬崖边缘,我尖叫着说,“我要找到你,一个下级阶层的人,你要给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

我听到卡嚓一声,他已经挂了电话。当时我真想咬掉自己的舌头,不那么称呼他,可是已经太晚了,我脱口而出“下层阶级的人”。

知道我这么对马克嚷叫,母亲很生气。我穿上长袍,穿过走廊,往父母住的那个套房走去。

萨顿广场是沿伊斯特河而建的曼哈顿上流社会居住的别墅区和公寓区。这个房子是父亲去福德姆法学院上夜班,努力工作成为一个企业法律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之后赚钱买的。我们物质优越的童年是父亲努力工作换来的,奶奶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混血,她是一个寡妇,从小就给父亲灌输要努力奋斗的理念。他从不让母亲给我们花她所继承的遗产,怕我们觉得不劳动也会有钱花,从而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理念。

我轻轻敲了敲门,推开门。母亲站在落地窗前,眺望着东河。她知道我在那儿,但没有转身。这是个晴朗的夜晚,能看见左边的昆斯伯罗桥的灯光。现在都已经是黎明前了,桥下还是有川流不息的车流来来往往。我突然有一个幻想,觉得马克有可能就在车流的某辆车里面,打这个例行的母亲节电话,现在他要去那个遥远的目的地。

马克打骨子里喜欢旅游。我的外公,连姆·欧康尼尔,出身在都柏林,在圣三一学院念的书,之后来到美国定居,他很聪明,受过

很好的教育，但是后来破产了。有那么五年的时间，他一直在长岛买农田种土豆，就是现在汉普敦所在的地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郡有资产；当第三大道还是非常肮脏、被笼罩在高架铁路下的时候，他在那儿已经有资产。就在那个时候，他和我的外婆结婚了，外婆是一个英国女孩，是在圣三一的时候认识的。

我的母亲奥利维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美人，个子很高，当她 60 岁的时候还是很苗条，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蓝灰色的眼睛，相貌很是经典。从外貌上来说，马克简直就是她的翻版。

我继承了父亲红棕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眼睛，顽固的个性。当我母亲穿高跟鞋的时候，比我父亲稍高一些，我的个子跟父亲比较像，属于平均高度。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母亲的时候，我很想念父亲。

她转过身来，我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火药味，“卡罗林，你怎么可以跟马克那么说话”？她用手捶着自己的胸膛，“你难道不能理解他肯定是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才会躲着咱们吗？你难道不理解他肯定很恐惧、无助，他打这个电话是希望得到咱们的理解”？

在我父亲去逝之前，母亲和父亲之间也会经常有这种感情交流。母亲总是偏向于保护马克，父亲不过问的时候，说明他不担心了。他对母亲厉声地说，“利维，有上苍保佑他，他听起来很好。或许他被一些女人纠缠上了所以不想回来；或许他想成为一个演员，他不是从小就想成为一个演员。也许我对他太严厉了，所以他暑假出去打工了。谁知道是为什么呢”？

他们最后总是互相跟对方道歉结束谈话，母亲哭着，父亲也为自己使母亲心烦感到懊恼万分。

我不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再次犯错，与之相反，我说，“妈妈，听我说，既然我们现在没有找到马克，他也不担心我对他的恐吓。你要这么想，你有他的消息，你知道他还活着，他听起来很乐观，你就别想太多了。我知道你讨厌吃安眠药，我也知道你的医生给你开了个处方，所以你就吃一颗，先好好休息吧”。

我没有等她回答我就走了，我再待在那儿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我也很生气。我气她责备我，我生马克的气，为母亲一个人孤单